

漢書門
 九
 四
 七
 七
 九
 五
 八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垂種漢 9479
 冊數 5 (1)
 品號 299 71



西峰宋語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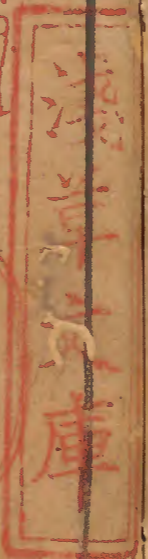
大凡譚理之書深而多玄幽而

多秘則言理也而性載焉是即

言人也而傳焉故其書莫盛

于宋宋自濂洛著教而尊其說

者不一家攻其說者亦不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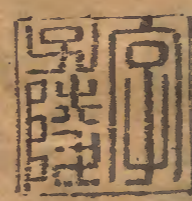


究之攻之者不敵乎尊之者此
如日月之經天不晦江河之行
地不闕耳後之學者以其書託
諸性命陰陽心學理解解視為幽
僻險賊無所不至嗟乎此未知
乎語錄者也夫宋之有語錄未

嘗有離于義文周孔之易也讀
廿三子語錄而不知宋儒之解
猶乎讀易而不知義文周孔之
解也故語錄與易無異旨何幽
何僻何險何賊乃不以讀義文
周孔之心而為讀宋儒之心是

奚異于載鼙以車馬而樂鷓以鐘鼓也哉

庚辰暑月三山王德峻天耳甫題于遥集居



西峰儒藏

儒統系

後學曹學佺謹輯

周子

諱敦順字茂叔營道人卜居潯陽之匡山下因名其溪曰濂不忘本也學者稱為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正蒙諸篇

太極圖說抄略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與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西嶠傳辨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變化無窮惟人也得其
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聖人定之以忠信仁義而立極焉故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故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固知死生之
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抄略

誠者作聖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所根
抵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固矣故曰貞固
足以幹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
聖人之道仁義忠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
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
教聞過則希賢有路

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聖人無思雖無思而

無不通幾動於彼而神應於此故曰至誠如神
又曰知幾其神乎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萬物各得其宜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要請問曰一爲
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直則公公
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聞不公於人而能成己之
公者也明不至則疑未有明而復生疑者也謂

能疑爲明奚啻千里

顏子簞瓢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顏子豈
徒樂貧者哉天地間有至貴可愛不求而自得
于心者彼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
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童蒙求我我而育德果行如筮馬筮卽神也再
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則清汨則
亂其惟時中乎時中者以亨行時中也違時則
不行

張子 諱載字子厚關中郿縣人學者稱為橫渠先生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人曰

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正蒙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

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繇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知神而後能饗帝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
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庖生之說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

思慮見聞不弘於性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
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而後已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
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

其一也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
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阻皆
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

於治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其崇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

是於民哉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闋一祭爲不禘明其

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

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祠禴蒸嘗之外

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

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

舉之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釋云禘在四時祭數之外或舉在四時遂

并論耳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附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

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弁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弁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弁高祖干祫之干祫謂不當祫而時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釋云干祫之文

則雖庶人亦得祭其
祖廟數不同耳

周禮是周公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
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
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
神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
至於詛呪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
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自
有法蓋舍役者惟老疾貧難賢能服公事者舍
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
也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
閒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
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
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塲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
築塲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地在郭外征之二十

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
 外者出稅耳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
 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
 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其
 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圭
 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圭信也士命士也田名做此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
 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
 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

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
 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百畝
 田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
 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
 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
 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
 郊甸稍京都之漆林也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
 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爾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上地猶更給
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
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
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
此而言李翱有曰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
知有詩亦近之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
知統系來處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
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
統雖至親恩亦薄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
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
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徑流
泛濫則正流訕河身轉而隨徑流也宗之相承
罔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如人有

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依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造足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事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爲木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被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其操術已不正矣

心解則字義自明不必字字相較譬之目明者
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
株皆足爲梗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德性又使人有常
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義養浩然之
氣養氣集義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俱達集
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
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
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
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
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
無別理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
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矣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
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

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或只用一獻從省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也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有尸亦不害后稷配天而

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何不可取祭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考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盖有意以其當有桃者當易擔故蓋用出之因而桃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

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
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
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
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愚按遷主者遷
廟中之主非謂
祧主也祧主附于太廟祭器藏于夾室橫渠氏
有疑敢僭及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
司嗇是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
虎五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
種舊說以昆虫爲八昆虫大蟲是爲害者不當
祭此歲終大報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
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
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某比來所得義理消息別無他故只是昔日所
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
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太虛無形氣之
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
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

感無形惟盡性者能一之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聲聞俱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合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名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按聖人因重而成八卦皆用此法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地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客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按日月運行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云爾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按此則月之食者受日之闡虛而蝕之也火質黑離中虛故有闡虛之名而日食者何曰亦闡虛掩之也闡虛者日之本體爲月所侵一分則自露其本體一分如人君之見侵于臣下而以威權自護無復冕旒蔽明之意耳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按月與日平時相望故但受其光不受其精自不至于蝕至望時而受日之精則食之矣故曰精之不可

以二也本註云日之精卽闇虛是望時月與之
正對無分毫差故爲闇虛所射而食然陰知退
避故不至于蝕而侵凌之未甚則亦減食之分
數耳愚謂救月食者正所以護日精也本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
形萬古不變而食者反常也及其更而人皆仰
之其不變者猶故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合而爲
風又云雷霆感物雖遠然其所繇來亦漸耳能
窮神化所從德之盛者歟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聖人
有感無隱猶天道之神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
與天合一故能周萬物而知

神不可改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植物本諸地以升
降爲聚散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

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
以其歸也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
神亦體之而化矣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
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胷心醫所
云饑夢取飽夢與專語氣於五臟之變者歟
形也聲也臭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
五行之列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知

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惟不小害大
末捐本則何喪我之有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
好者其必繇學乎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性大莫窮
故見聞之知不足以語性

天之不禦莫大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
也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可

成心忘然後可以進道化則無成心矣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
者俾正其志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蓋所達者大而成性存焉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
明之至者但與愚夫愚婦無二爾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盡之矣
困辱非足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足樂忘榮利
而樂
橫渠曰國家宗法不可不立宗法立則人人各
知來處而朝廷亦大有所益何者公卿明于宗
法而各保其家則忠義之心自知所感奮豈有
人知忠義而朝廷之本有不固乎

西峰儒藏

後學曹學佺謹輯

儒統系

邵子

諱雍字堯夫蘓門人學者稱為康節先生蓋其門人所私謚也

康節易數本於希夷蓋緣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又與其所推數合所以常得活潑潑地或問康節心曾如此活潑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做工夫
王天恍雪夜見康節於山中儼然危坐造得心

境虛明因悟天地萬物之理不外于數以陰陽
剛柔四者爲準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只管推
之無窮無盡由此觀之理不外數而心之虛明則純理故能推上數去
問康節只推到數曰亦曾窺見理却不著意了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也震巽含艮兌故只
謂之六卦又說八卦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
過其反對者二十八卦

晦翁謂劉學古曰學者要作好人上面有許多
等級若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故康節詩云平
居慎莫說無妨以道無妨時便是有妨耳

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

晦翁云莊子比邵平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
說得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邵子却有規矩

又謂康節空中樓閣是四通八達處

伊川云

康節本是要出來做事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
正是子房之流

問堯夫之學似子雲如何曰此以數言也其見
地自有不同處

康節似楊子雲太玄疑易方州顏家皆自二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顏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祇是加一倍法

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幾片也曰他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邵子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相爲用也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數地依氣所以重複而言者唯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謂其數有涯而其氣無涯也

須云氣有涯而理無涯方妙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動靜之間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

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

邵子曰性者道之數體心者性之邪郭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數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且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邪郭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曰康節詩多詭閒靜樂底意思直卿乃黃勉齋字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繇乎已更繇乎

誰按此即慎獨工夫

康節謂章惇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胷中豁

無一事乃可相授

似亦從數中推出此理乃微辭以拒之

康節每到維下坐一小車兒童爭御入其家曰我先生來亦號為行窩

元豐間河南府推官錢顛向為御史號錢錢山以不附王荆公而出荆公之弟安國亦與安石

議論不合丐歸道過雒陽鑊山先期邀之約康節陪康節辭疾不赴是日二公飲至暮大詬因披髮以訴府主人皆謂康節之精於數笑而答曰此情理所必至非關數也人問其故曰荆公雖不當人意然豈無一二件好處康侯雖與之議論不合然人排之過甚亦豈能不爲之申辨鑊山意氣盛又以康侯是正人與已志同道合茲却偏護其兄所以愈爭愈激而不相詬厲不止也人始服其先見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一日之內自子後陽升之時陽交于陰而潮生午後陰升之時陰交于陽而汐至猶人之喘息之象也一月之內初三日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日魄生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也故潮勢小此天地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邵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

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若氣
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
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西爲陰中也

皇極經世抄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
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
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
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
之用盡之矣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

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地之體盡之矣太柔
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
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夫人也者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
性情形體無不感飛潛動息無不應所以目善
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
萬物之味靈於庶物不亦宜乎

聖人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
體用交用而人物之道備何哉謂其能以一心

觀萬心能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而觀千萬世也

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之爲萬物道之原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聖人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體用之間有道存焉聖人之謂也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何其遠歟

尚行者無所爲而爲尚言者有所爲而言義與利只是有爲無爲之分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鬼神無足畏也然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盛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盛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吾奚畏彼哉

宮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炤皆可行矣

學以人事為要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語云鑒古可以知今

春秋盡性之書亦云名分之書名分者為君弱而臣強也盡性者謂好生而止殺也

人皆以仲尼無土為憾予獨言仲尼有土或問其故荅之曰人皆以爵土為土仲尼以萬世為

土

天下之事變化不齊吾一以道處之則休戚不

能干矣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封于溫謚文正華夷皆稱為司馬溫公云

溫公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方伯一分處乎內皆王官也

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而為霸霸即伯也

溫公曰夫道者萬世無敝苟使三代之子孫常守禹湯文武之法則何衰亂之有武王克商曰

邪子

乃反商政政繇舊然則雖周室亦繇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祖宗舊法何可廢乎愚按此言以箴王氏之失

劉安世問溫公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溫公復程子書曰承問張子厚謚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漢魏而下蓋不足法矣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繇失以士之有誄

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以爲不得視回猶子也君子愛人以德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恐非子厚之意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

子爲比乎

或問管仲器小必如何而始稱大器温公引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以爲大管氏之三歸反玷自治踈矣所以爲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弑奚齊荀息死之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

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廢立之時而不玷於獻公既歿之後也雖然荀息僅可謂不食其言者矣豈與今時之從逆者可並論哉

司馬公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

西峯儒藏

後學曹學佺謹輯

儒統系

程子諱顥字伯醇雒陽人學者稱為明道先生

先生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性靜者可以為學 學始於不欺闇室

人意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絕無之後而復於喜
怒哀樂未發時驗之始得

明道見神宗論人才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
陛下柰何輕天下士

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
宗丞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

朱公琰謂人曰光庭見先生於汝州在春風中
坐一箇月

明道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伊川以問明道
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伊川曰緩之斯來動
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先生曰然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乎其老者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人惡多事或欲簡之非也世事雖多盡是人事
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
所不安如曾子易簣一事只是求安不欲以姑
息而遺死後之不安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
下釋云用法只是有政者喜合己之人也

易乾三爻君子終日乾乾益謂君子當終日對
越在天以乾而合乾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神
者無息之謂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
誠益實理中自有次第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
之化乃可知也

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
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
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
用用至難該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如是始可以觀仁之體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釋云要見孔顏所樂只是常人所樂

伯淳自謂君子之待惡人敬而遠之常有一朝
士久不相見謂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

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荅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按此卽指安石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
塗炭生靈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
數矣直以數事上前上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
則決去伯淳於上前對介甫云管仲霸佐猶能
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叅政須要做不
順人心事何故安石爲之默然不答時孫莘老
同在聞而述之

醫家以不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
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皆不能言退者遂忘之
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亦不曾大
橫枉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
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
曾不論列君子之義固如是乎

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
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然家有九人

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以供其
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與鄉黨賙救之義故亦
可足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
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
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如視無誑之類故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
定天體只是且以眼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定
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六星十則今所
見天體蓋未定也豈能窮之然以土圭之法而
驗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
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之到鄯善莎車
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只是三萬里中
也天下之或寒或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
寒屋陽則燠屋之西北又益寒東南又益燠豈
能以一一概定耶
愚按堯典占候只是中國內
者後世當以此爲法
貴家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

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雜中之書畫匣
是也可一咲更有好事者持一幅縑來先生問
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身猶不
能事持得更其甚工夫到此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時路公對以禍福遂止其
語雖淪於詭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
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舛 按此是明道體貼濂溪出來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
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
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有錄五經語作一冊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
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

夫不然指一二近事面前皆驗明道云待要傳
與某兄弟須是二十年工夫後聞其說頗熟一
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
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
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
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作文爲藝者曰文謂之藝猶之可
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
衛者特行其本情耳雖謂之盟與未嘗盟同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
蓋未必有是事又世傳以爲天祿閣高百尺宜
不可投然子雲之失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
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而遽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
悔過未可知也羅豫章又云孔子無可無不可
此卽仲尼不爲已甚者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焉

雖公天下事若用己意爲之便是私

先生曰苟存心於濟人利物雖一命之寄亦必有濟

八十四聲清者吹盡極清濁者吹盡極濁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是何以故蓋亡國之

社遷之禮也湯欲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

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

曰繇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

皆自湯之不遷始

既書災是必屋矣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人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水火之足以害已也而不知乎利祿之足以害義貪得之足以害仁豈非專於小而忘其大者哉

兵陣須先立家計然後以遊騎旋繞量力分外
面與敵人戰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
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
何苻堅淮淝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曰
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
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愚按伏
羲作易近取諸身而後遠取諸物也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

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謂閒散

學官亦然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漢文帝以宰相之
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畱意於獄
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愚按市治則獄省也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
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節如今所傳
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自

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書云玩物喪志此之謂也載道之文便不着一爲字始得

程子諱頤字正叔學者稱爲伊川先生

先生教人只是主敬一日渡涪江風浪澎湃同舟相顧失色先生正襟危坐晏然已而竟得抵岸有一老翁問曰頃者先生胸中有甚張主先生曰主敬翁曰無此字更好遂不別而去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

有人勞正叔者云先生謹於禮四十五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康何事勞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按此與鳥窠禪師荅白香山

意同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惟曰簠簋不飭帷薄不修之謂

釋云待士厚者待民必不薄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云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却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自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何異以鷹犬自期也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聞此位得其人盡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寇婚喪祭禮之犬者今人都不以爲事其舊修六禮將就後被召遂輟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沿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先

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嘗祭止於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卽以所生母配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廟中異位廟必有主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母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旣獻則撤去可也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沿習俗
然不害義理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
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
人惟專精廟祀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
之祭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
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養重於已之
養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
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

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
已之子甚者至於讎敵舉世皆然惑之甚矣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
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問
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
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之耶

謝師直爲長安清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
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

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荅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陳瑩中荅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按此謂伊川用禪理是猶其淺者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嘗不敬見彼肅然若還常敬則佛殿廟宇亦只如此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之節便是格物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

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忽遣人
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
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
知事帥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
其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乃國家之福也

先生曰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
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
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急切公事乃是求
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

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爲薦章
常事也某曰不然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
與之遂致人如此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繇來乃族子與故人
耳先生荅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
疑所以皆不問之 故人刑恕也

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先生曰然
邢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
言官却說此話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識

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述先王非謂誇已功德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

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

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觀良心只是爲天下

愚云

良畢竟是爲韓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曠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

何人言錄
二六
悍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
不可免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
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
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
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乎天下
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

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

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

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猶欲爲深

耻愚大馬齒正七十二公猶自
揚厲如此愚愧先生多矣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

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

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

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矣堯夫不知也堯

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

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按此伊川深用禪語下文谷韓持國語亦如之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陰伺察之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口不爾則太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量如此

繹問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真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盞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候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候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

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
 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咲曰程子未知佛道弘
 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為弘大吾聞傳者以釋
 迦迺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迺父
 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今逃父出家又
不能成佛何耶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子對曰
 此常理從來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

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
 著用便不是已上二則皆無上功案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
 語玩味如諸弟子問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
 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
 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
 著得許多天地生物嘗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
 理但人不肯行耳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週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釋云古者繼之以一月却太近則繼之以三月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矣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後宣王嘗自觀五丈原云非此地不可據也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矣荀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已德性之知不假見問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
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
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目微而顯自小
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
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
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
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
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
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
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
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
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其坐也姑婦之位
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
銜位而已婦各從夫

釋云此禮頗近人情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
此皆血氣之盛使然及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
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
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孔子生而知之者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
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
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
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
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
心然後至於命

春秋書灾異盖非偶然不云霜墮而云墮霜不
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
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是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
灾人事不勝則天爲灾人事常隨天理天變恰
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
爲疾氣羸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
勝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

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
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蓋鮮焉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曦他日先生
進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
生日勿陷人於惡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
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何事或曰
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
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
深也釋云樂便是道而人未之識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
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
靜體圓動體方伊川此語禪亦得易亦得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

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號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

釋云易皆為德行而發其淺處為爻象深處為神也

周禮不全是周公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書釋云綱目非周公不能定其間節文容有挿入處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觀大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

信者如游酢楊時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為之
警動敬而造之以此而知

酒是麴蘖為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
於亂乃知飲食須德將之未有害也害之為力

極可怪釋云只酒後把持便驗得志能帥氣夫
子不為酒困幾化境矣故曰何有于我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何

如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遠小臣一旦欲以

新聞舊難矣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

吾言但信此理釋云程子以理自處矣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之毀及伊

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

無不肅也釋云起人敬亦非細事

陳經正問曰據夫子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

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咲曰他人食飽公

無餒乎此是伊川禪理深處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

聖人則見天地

伊川專用倒語
即禪家功案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
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中宴
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
先生曰每食必飽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
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琰問之
公琰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二
蘇悵然而反曰塵糟陂裏叔孫通也自是時時

譎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
子瞻語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
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其肉
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
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
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按此是二蘇淺處
問科舉事奪人工夫曰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至此必至
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釋云此可謂厚淳夫矣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謂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矣

伊川云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雒吾兄伯

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旣罷留守韓
康公之子宗師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
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君果作相
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之若先分黨
與他口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
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
然衣冠之惡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
事恐力不足耳旣而皆驗

伊川曰荆公置條例司用伯淳爲屬一日盛夏
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雋囚首跣足携婦人冠
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
沮與程公議雋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
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
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伯淳自
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正叔
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
莊以諷諫上甚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

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
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
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
得不恭吾以布衣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
所以不同也釋云正叔既知自處又知處人
游酢楊時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
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
出門外之雪深凡一尺

人主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
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
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在處
患難貧賤處驗若富貴榮達則不須也富貴更足驗人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
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
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
病王屈服以歸

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雒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

先生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旬一往見之坐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二

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爾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何如先生曰前輩不言人

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
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
不幸也

伊川云扶溝地卑歲有水患明道先生經畫溝
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
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
十里之間以啓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
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

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
於扶治溝洫興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
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適之興廢攸關是
數事者皆未及成豈非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
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
量進

伊川自涪州歸過襄陽太守楊畏待之甚厚先
生日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云今時事已變

先生曰時事雖變其安敢變

有言鬼物於伊川者先生云君曾親見耶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又是眼病矣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

問是棟難底問 此是學者通病只欲難先生耳

崇寧初尹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鞏縣請

見伊川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

有義命兩字當行而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

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釋云若說調停便差也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世其內曰莫大

之惡成於斯須之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

志意足不驕富貴伊川嘗云若使介甫只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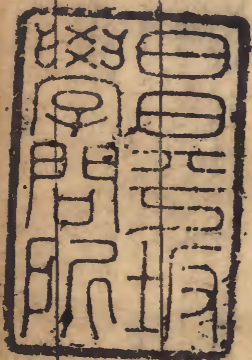
給事中誰看得破

正叔入講易之頤卦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

食謂人主之所慎節在乎一詔令而不敢忽所

以慎言語也一嗜好而不敢縱所以節飲食也

此為得乎其大者



文化書局

